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
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 591 期 | 2021 年 8 月 15 日 / 星期日 首席编辑 / 李 伟 视觉设计 /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whb@xmwb.com.cn

打响上海文化品牌

“宝藏舞团”开启新征程

期待真情催生的《静静的巴拉嘎尔河》成又一“爆款”

重走迁徙之路

现象级舞剧《朱鹮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还在巡演路上,被誉为“宝藏舞团”的上海歌舞团又悄然开启新征程。近日,记者自 2021 年度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创作会议上获悉,上海歌舞团将把“三千孤儿入内蒙”的历史佳话搬上舞台,以中国舞剧特有的表现方式展现这段新中国独特传奇,铭记这段感动天地、温暖人心的记忆。

“上海是一座懂得感恩的城市,那些曾经帮助过上海的内蒙古人民,上海人不会忘记。”团长陈飞华说:“上海歌舞团选取这一段历史作为创作素材,就是要将朴实温暖、真诚可爱、平凡又伟大的母亲形象还原于舞台,展现草原母亲的广博胸怀,讲述国家大爱、民族大爱、人间大爱。”

要将“三千孤儿入内蒙”的故事改编成舞剧,上海歌舞团构思酝酿整整 3 年。月初,来自上海、内蒙和北京的主创团队赴内蒙古采风,重走“国家孩子”的迁徙之路。从呼和浩特到乌兰察布、四子王旗,再到锡林郭勒盟、锡林浩特市、西乌珠穆沁旗,往来行程五千公里,他们走进牧区的蒙古包,代表“娘家人”探访如今已年近古稀的“国家的孩子”。

采风团前后采访了 10 位来自上海、扎根在内蒙古的老人,也与他们的孩子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。西乌珠穆沁旗的乌兰其其格,为舞剧创作提供了重要灵感。当年,她就是在巴拉嘎尔河边被养父母带回了家。如今的她,已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牧民,讲蒙古语,唱辽远高亢的长调,与大草原融为一体。

力争打造精品

采访乌兰其其格时,许多像她一样,在巴拉嘎尔河边被领养“国家的孩子”闻讯赶来,如今他们已成为鬓发花白的牧民。面对“娘家人”的探望,他们几度哽咽,纷纷表示:“感恩党,感恩周恩来总理、乌兰夫主席,感恩祖国,感恩草原,令我们感到久违的、原始的单纯和善良。”乌兰其其格等代表着命运坎坷的一代孤儿,他们把所有历史沧桑藏在脸颊的褶皱里,把所有的艰辛深深地埋入泥土,生长出甘甜的牧草,生长出整个苍穹的星星,这,正是草原给予他们最珍贵的财富。

近二十年来,“国家的孩子”开始寻亲,他们来到当年上海育婴院,用手抚摸着一件件物品,感受到了那份血脉相连。内蒙古谚语说:“蒙古人的眼睛长在手上。”有人用手绢、矿泉水瓶装起上海的泥土

带回草原,因为“出生的土地是黄金”。有一位“国家的孩子”,带来锡林河的水,洒入黄浦江,他说:“我是喝着锡林河水长大的,锡林河和黄浦江连在一起,吟唱的是生生不息的歌谣!”

陈飞华说:“上海和内蒙古的情缘是华夏民族共通的血脉。草原母亲用大爱为三千孤儿撑起了一个家,托起了他们的未来,这段历史当被铭记。”打造舞剧《静静的巴拉嘎尔河》是上海歌舞团艺术追求道路上的新起点,“我们深知,一出艺术作品的诞生,从选题的确立、主创团队的遴选、艺术导向的把控,到精细的打磨、排练演出,往往历时二三年之久,精品的出现更是非常不易。但时间只记住精品,上海歌舞团追寻艺术脚步永不停歇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

马上评

以“国家的孩子”在文艺作品中象征“三千孤儿入内蒙”的历史,最早出现于上戏教授、著名编剧孙祖平的话剧剧本《国家的孩子》——2012 年该剧在上戏实验剧场首演。次年,因在《武林外传》中饰演“莫小贝”而走红的王莎莎,在就读上戏表演系时,参演了该剧,主演了内蒙古小孩“温都苏”。曾经在上戏表演系就读,与任泉、李冰冰同班的刘小峰,就是《国家孩子》电视剧的制作人。

电视剧《国家孩子》的出品方包括上影集团;上影集团根据这一题材拍摄的电影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日前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杀青;上海歌舞团同期宣布,围绕这一题材的舞剧

上海人做好上海品牌

《静静的巴拉嘎尔河》即将启动……

孙祖平是上海人;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导演尔冬升是上海人;刘小峰在上戏读了四年本科,携手上影集团投资了电视剧《国家孩子》;上影集团继而开拍了电影版;上海歌舞团随即投身舞剧创作……这是上海艺术家、上海文艺院团、影视机构不约而同地携手共进——每个人都被这段历史感召。这背后还有上戏、上影这两家艺术生产生产基地的不谋而合。

上海人做好上海品牌是一种觉悟,上海人做好上海品牌也是尽其本分。上海乃至全国观众,拭目以待!

朱光

新民图表
制图 董春洁

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进入四分之一决赛

云端 比拼背后那些事

延期一年的第三届上海艾萨克·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正如火如荼地举行,就进行中的四分之一决赛来看,虽是“云端”比拼,难度却丝毫不减。在那些选手提交的参赛视频的背后,不仅仅是他们为磨炼琴技付出的不懈努力,还有抗疫期间为录制历经的种种艰难曲折。

疫情期间以线上方式参赛,国外很多选手面临的难题不仅仅是如何展现最完美的乐曲,还有怎样找到录音场地以及祈祷自己及合作伙伴不要感染上病毒。来自俄罗斯的斯泰潘·斯塔里科夫出身于一个音乐家庭,5 岁时就作为独奏家亮相舞台的他没有想到,有一天要为如何找到录音场地而烦恼。“好不容易找到的录音场地却出现了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,我不得不重新寻找。而

原来一起合作的钢琴家也不幸感染了病毒,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,只得重新寻找合作的钢琴家……幸运的是,我有位朋友也是钢琴家,他用两周时间学会了比赛所有曲目,帮助我在两天之内顺利完成了录音工作。”

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报考研究生时,就凭借优秀表现现场拿下学校 200 周年纪念奖学金的查理·洛弗尔-琼斯,对于在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后,还能参加这样国际

顶尖的小提琴比赛倍感惊喜:“比赛十分有助于我在音乐上的成长。我从没去过上海,但这座城市对我很有吸引力,这也是参赛让我感到兴奋的原因。”

诚如评委马丁·坎贝尔-怀特所说,线上参赛对选手来说是陌生的经历,但他再三强调专注于音乐才是最重要的:“不要让视频拍摄的技术要求,支配了你们的表现。”或许在很多人看来,相较线下

比拼要在评委和观众面前一次性完成作品,以录制视频参赛、线上直播比拼给予选手更多机会,毕竟他们能在录音场地反复演绎、录制,挑选最完美的版本。但事实上,就选手的感受而言,没有观众,心理承受的压力并未减少。

查理·洛弗尔-琼斯提交的作品并非反复录制的结果,而是他最喜欢的版本:“我录制巴赫、帕格尼尼、勃拉姆斯、贝多芬等人的作品,每部作品基本不超过 3 次。虽是录

音,但还是希望能有临场表现的感觉。我没有录制很多遍是因为并不为追求‘正确’,只是要找到不同的表现方式,然后去评估和选择最喜欢的、最想给观众呈现的那一个。”

查理直言,录制演奏的压力和线下直面观众不同,但并不会减少。“没有观众就没有交流、倾诉的对象。”于他而言,被关在录音棚里连续几个小时孤独地演奏,整个人处于被孤立的状态,这种压力难以言说。来自菲律宾的小提琴家克里斯汀·克莱尔·加拉诺也有同样感受:“面对评委或是观众演奏,会有一种能量的流动,演奏者能感受到聆听者情感的反馈,这往往比你独自演奏时那种一个人摸索的感觉更好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